

## 嘔氣

瀛苑副刊

凌晨四點，窗外依然寧靜。早該就寢的我，清醒地坐在雙層床的上舖，挑剔地監督鐘上秒針是否偷懶停擺。

週期性的煩躁，不單只適用女人，也能在其他地方看到。比如，我的黑貓。

Fallen躺在組裝衣櫥上，不停地翻滾他囤積脂肪甚多的白毛肚子，像在暗夜乍浮乍現的白雲。

我沒空欣賞他的舞姿，不只擔心直對著他吹的風扇會招來另波感冒，以及……不耐重物壓迫的可憐衣櫃。

試著柔聲勸說好久，依然不見Fallen有所動靜，沒辦法，我只好伸手抓他下來，不料卻如羊入虎口般，正好被深藏利齒的嘴巴吞個正著。

容許Fallen一時的任性，抽回手、再試一次的結果，是將第二隻小羊免費送給不懷好意的大野狼。

外在的疼痛和心中醞釀已久的煩悶裡應外合，古人有云，以牙還牙，我張開足以吞下Fallen小小腦袋的大嘴，撲向早已有所防備的Fallen。

好痛！我的嘴唇被他的爪子烙下三條血痕。正所謂攻其不備，看來我是犯了兵家大忌。

我繞道而行，含住他的後頸，等著他一如往昔的求饒哀嚎聲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我沒有等到預期中的聲響。

唉唷？長大了翅膀長硬了喔？不吭聲是吧？我鬆開有些酸的嘴，雙眼狠狠地盯迫那湛藍的瞳孔。

兵不厭詐，我快、狠、準地一把抓住他筆直的腿，用力地將他扯下約莫兩尺高度的廚子。

重力加速度，巨響聲足以讓樓下酣睡中的人翻身咕噥幾句，再沉沉入夢。

在扯下Fallen時那零點零一秒，我開始後悔了。體型上的優勢，讓我勝之不武。更何況八、九個月大的貓正是好動的年齡，我怎麼能夠因為一時的心浮氣躁，而將所有的怒氣加諸在他的身上？

連忙下了床，Fallen卻如避蛇蠍般地躲著我那雙即使傷痕累累卻充滿懺悔的手。

喪氣地回到床上，我的情緒更推進黑暗一層。

不一會，Fallen揚起漂亮的尾，輕巧地躍上書櫃。躍步，他穩穩地踩在我的上鋪。

不費力多看我一眼，Fallen直接跳上衣櫥，挑釁地看著我。

嘆口氣，我也懶得再嘗試讓他離開櫃子。從他不停翻滾的動作，我嗅出一絲得意。

是那種經過一場惡鬥、最終獲勝的得意。

一人一貓各佔一地，帶著幾分惱怒，兀自在自己的地盤生悶氣著，即使蒙睡神召喚也渾然未覺。

第二天早晨，一團溫暖自腳的神經末梢，傳導至中樞神經。

摸摸Fallen小巧的腦袋，我拱起腿好讓他睡得更舒服。

一場人貓大戰，就此落幕。

大戰續集，會在下個週期循環的時候，將繼續纏鬥著。